

博物馆交叉学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



徐佩佩*

南京市博物总馆研究馆,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 博物馆学学科区别于传统的理论型研究学科, 属于复合型交叉学科研究, 博物馆学研究一方面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基于博物馆这一机构和平台的主要功能研究需要理论与实践的交互, 实践成果对于理论发展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在博物馆的展示对象——“人类文明”这一意义上, 包括各种自然和人类文明的见证物, 尤其是“文物”这一具有实证意义的物质文化研究层面上, 需要结合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运营和体验的多样性与可持续性则需要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博物馆学方法的指导。作为方法论的博物馆学, 在面向未来的趋势下, 要以积极开放的姿态进行多种探索。

关键词: 交叉学科; 博物馆学; 实践; 方法

DOI: [10.57237/j.ssr.2024.06.001](https://doi.org/10.57237/j.ssr.2024.06.001)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Museums

Xu Peipei*

Nanjing Museum Administration, Nanjing 210000, China

Abstract: Museology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research disciplines and belongs to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Based on the main functions of museums a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experience hubs, Museology research requires a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practical achievement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in terms of the human civilization, collections in museums including various natural and human civilization witnesses, especially cultural relics, which have empirical significance in mater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interdisciplinary theories and methods. The divers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operations and experiences require guidance from museum science methods based on theory and practice. As a methodology of museum studies, in the trend towards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various aspects with an active and open attitude.

Keywords: Interdisciplinary; Museology; Practice; Methodology

*通信作者: 徐佩佩, 21579626@qq.com

1 学科建设现状

中国早在周代已有庙堂古物收藏陈列的记载，以古物收藏、研究、展示为主要功能的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尽管在中国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其功能发展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积淀。1925 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讲授《古史新证》时提出“二重证据法”，可以视作在历史文献学基础上现代考古学的重要突破，而随着高校中历史学院下考古学专业的开设和田野考古实践的逐步发展壮大，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许多高校开始独立设置考古学系，加上近四十年博物馆的飞速发展，21 世纪以后北大、复旦等高校相继成立考古文博学院或是文博学系，面向现代的社会学人类学也将视线转向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由“物”链接的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研究，成为博物馆学发展的重要推手，并与“人”的研究相结合面向未来。

博物馆学作为新兴复合型交叉学科，现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可以看到，目前本科学科目录历史学门类 9 个专业：060101 历史学、

060102 世界史、060103 考古学、060104 文物与博物馆学、060105T 文物保护技术、060106T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060107T 文化遗产、060108T 古文字学、060109T 科学史；研究生专业学科类别在历史学下设 0601 考古学、0602 中国史、0603 世界史、0651 博物馆，交叉学科下设 1451 文物，此类一级学科授予学位的学科门类由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本科近年来逐渐在原有前四个专业基础上，根据需求特设了后五个专业，本科专业总数达到 9 个；研究生在“06 历史学”学科门类下面新增了“0651 博物馆”专业学位，目前仅可以授予硕士专业学位而无法授予博士学位；但更大的进步空间在于走交叉学科发展之路，在新增的第 14 交叉学科下面，增加了“文物”专业可以授予博士学位，一些高校还在现设学科外开设了具有各自特色的二级目录。总体来看，可以授予博士学位的类别，具体是授予大门类还是下设的门类由高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在目前的环境下，各高校则大多倾向于授予大类别的博士学位。

表 1 现设学科外二级目录释例

考古学	0601Z1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北京大学
考古学	0601Z2	中国考古学	北京大学
考古学	0601Z3	专门考古	北京大学
考古学	0601Z4	博物馆学与文化遗产	北京大学
考古学	0601Z1	文化遗产区域保护规划	北京联合大学
考古学	0601Z1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考古学	0601Z2	夏商周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考古学	0601Z1	专门考古与文物研究	南开大学
考古学	0601Z2	中国考古与古代物质文化	南开大学
考古学	0601Z3	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	南开大学
考古学	0601Z4	博物馆学理论与博物馆实务	南开大学
考古学	0601Z1	古籍保护	复旦大学
考古学	0601Z1	文化遗产与城市建设	厦门大学
考古学	0601Z1	史前及夏商周考古	河南大学
考古学	0601Z2	文化遗产与博物馆	河南大学
考古学	0601Z1	先秦考古学	四川大学
考古学	0601Z2	秦汉至元明考古学	四川大学
考古学	0601Z3	文化遗产及博物馆学	四川大学
考古学	0601Z4	专门考古学	四川大学
考古学	0601Z5	文物学与艺术史	四川大学
考古学	0601Z1	文物保护学	西北大学
科学技术史	0712Z1	科学史	中国科学院大学
科学技术史	0712Z2	技术史	中国科学院大学
考古学	0601Z1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考古学	0601Z2	夏商周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国史	0502Z1	中国当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国史	0502Z2	中国边疆史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国史	0602Z1	当代中国史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史	0602Z1	中国当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中国史	0602Z2	中国边疆史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中国史	0602Z1	中国近代史	南开大学
中国史	0602Z2	中国现代史	南开大学
中国史	0602Z1	东北民族民俗学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史	0602Z1	满族历史与文化	吉林师范大学
中国史	0602Z1	中国近代史	齐齐哈尔大学
中国史	0602Z2	中国现当代史	齐齐哈尔大学
中国史	0602Z1	人口史	复旦大学
中国史	0602Z2	边疆史地	复旦大学
中国史	0602Z1	海外中国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史	0502Z2	艺术考古与艺术史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史	0602Z1	世界中国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中国史	0602Z1	边疆学	南京大学
中国史	0602Z1	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	扬州大学
中国史	0602Z2	中国法律文化与法治发展	扬州大学
中国史	0602Z1	中国艺术史	浙江大学
中国史	0602Z1	国学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史	0602Z1	民俗学与历史文化	温州大学
中国史	0602Z1	徽学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史	0602Z2	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发展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史	0602Z1	海洋史学	厦门大学
中国史	0602Z2	历史人类学	厦门大学
中国史	0602Z1	文化遗产与旅游规划	南昌大学
中国史	0602Z1	传统文化与文化产业	江西师范大学
中国史	0602Z1	中国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史	0602Z1	中国艺术史	河南大学
中国史	0602Z2	司法文明史	河南大学
中国史	0602Z1	经济-社会史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史	0502Z1	历史人类学	广西民族大学
中国史	0602Z2	艺术史与现代艺术	广西民族大学
中国史	0602Z1	中国儒学	四川大学
中国史	0602Z2	藏族历史、经济与社会发展	四川大学
中国史	0602Z1	中国边疆学	云南大学
中国史	0602Z1	艺术文化史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史	0602Z1	敦煌学	兰州大学
中国史	0602Z1	文化与传播	西北师范大学
中国史	0602Z2	西北地方治理	西北师范大学

从现设学科外二级目录释例（2023）中可以看到，博物馆学研究从历史学等基础学科中衍生发展，部分高校结合各自研究特色开设相关学科专业，这些学科专业大多是多个基础学科的复合交叉研究，而由于博物馆学由“物”为切口而折射的历史和现实的核心，其研究领域也很宽广，作为认识和呈现世界的方法论甚至可以链接到大多数学科。

而从博物馆的定义来看，是与现代博物馆的出现和发展相适应的，从 1846 年最初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已具备最初的保管研究功能，再到 1974 年根本哈根会议以后“为社会及发展服务”成为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特

征。而 2022 年布拉格会议博物馆的新定义则进一步强调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在社会群体的参与下为公众提供多种体验。就博物馆能提供的展览、活动、服务体验来看，需要长期性的实践研究成果，而博物馆的运营管理、社会传播又需要更多经济学、社会学理论的实践，因此博物馆学学科区别于传统的理论型研究学科，属于复合型交叉学科研究，博物馆学研究一方面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基于博物馆这一机构和平台的主要功能研究需要理论与实践的交互，实践成果对于理论发展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博物馆的展示对象——“人类文明”

这一意义上，包括各种自然和人类文明的见证物，尤其是“文物”这一具有实证意义的物质文化研究层面上，需要结合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运营和体验的多样性与可持续性则需要基于“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博物馆学方法的指导。

2 理论与实践研究

历代逐渐在物质文化领域展开相关探索，对物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总体来说，物质文化的研究兴盛通常在政治、经济、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如唐代陆羽的《茶经》即属于物质文化研究范畴，明代在物质文化领域理论与专门论述成果丰富，对物的研究深入而细致，这些研究大多成书于15-18世纪，明清时期的物质文化研究中的地域并没有明确指向江南，但由于著述主体多为江南人士，表明江南地区物质文化发展和研究处于领先水平，在宋代以来发展基础上的体悟、整理和总结，以《梦溪笔谈》《天工开物》《长物志》等著作为代表，研究趋于繁荣。而19世纪以后至建国初期，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偏向以金石、碑帖、人物等的考据为主。

国外古希腊雅典学院时期开始早期博物学不同领域的探讨，物质文化研究自18世纪开始逐渐深入并关注中国，如英国威廉·钱伯斯对中国园林、器皿等的介绍研究迎合了西方的中国热；瑞典喜龙仁是最早从事中国艺术研究的西方学者，与诸多中国艺术家交往并收藏中国艺术[1]。19世纪丹麦克里斯蒂安·于恩森·汤姆森提出物质文化石器、青铜、铁器三个发展阶段[2]，20世纪以后西方兴起物质文化史的研究热潮，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有机结合，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研究方法，出现新文化史的研究趋势，美国罗越1953年用纹样风格分析方法划分的安阳青铜五个时期，在其后的考古发掘中得到印证，推动了艺术风格分析方法的应用。英国W.G.霍斯金斯《英国景观的形成》开创性地从景观中提炼隐藏的历史，注重物质文化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对空间、人群、地域的综合研究方法影响深远[3]。科学学者也将视线转向中国，如李约瑟将中西科学进行比较研究，认为相较丝、茶、瓷等物品，科学技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同样重要，研究成果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4]。这些研究成果引起了部分中国学者的重视，赴美求学的学者中此后逐渐有了一些新的成果[5]。值得注意的是1846年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遗赠捐款在美国华盛顿

建立了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这个唯一由美国政府资助、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此后物质文化研究的繁荣，开启了“新文化史”向“物质文化”的转向，这类研究方法对于将物质文化放在更广阔时空中进行考量有启发借鉴意义。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学者的研究也逐步进入中国学者视野，经过黄金三十年的发展，有了很多新的成果。

随着20世纪末国外研究方法和内容更多地为中国学者所接受，21世纪以来中国对史料、档案、物品整理研究的内容挖掘、多学科综合利用上更为深入，综合研究水平日益精进。最早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提出包括物质文化的十个方面内容，如建筑与家具、文具、印刷、乐器等，其起例发凡的意义对此后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具有开拓价值。比如从《故宫博物院院刊》刊发内容上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势[6]，1958年《故宫博物院院刊》即创刊，开始了物质文化相关的研究，1960年之后休刊，1979年又复刊至今。研究方向从最初1958年的以宫廷、金石、陶瓷、书画、档案、考古等分类专门性研究成果体现为主，逐渐转向多学科研究，方向包括宫廷学术、明清历史、古建筑及博物馆研究，至21世纪又增加了考古研究、文博科技、文化遗产等研究内容，从物品本身的单项研究考据拓展到物品相关的历史时空、现代展示和未来保护等整体复合型研究，尤其近十年，这种跨学科研究的趋势随着各学科技术水平的深化和学术水平的提高，研究内容在广度和深度上发展迅速。而随着考古成果的增多，通过文字与实物的相互验证，可以帮助考察物质相关联的内外各种因素的互动，乃至14世纪以来全球意义下的文化互鉴，使物质文化这一研究对象得到更好的诠释。人类生活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内容丰富而多样，任何物质制品都是经人的劳动而由自然物转化出来的，历史学研究中长期使用的文献、档案也是经由人的劳动而成，物品作为文化的符号和象征物，在社会生活中是有必要意义的，而随着精神和表达的需求提高，物进而可以反映社会状况和历史变迁。这种文化的形成也会经历由内生到外向的过程，可以看到近年的研究在历史、地理、科技的基础上进行结合，探索整体区域历史的现代意义和海洋文化的关联，从河流到海洋，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去探讨历史变迁及现代意义。

同时，物质文化的消费研究兴起，并且转向更为前沿的传播媒介等方面内容。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是英国物质文化研究的奠基者，1987年出版的《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研究了物质文化的消费，其

后陆续出版的著作则进一步将物质文化的商品化传播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丹尼尔·米勒的推动下，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伦敦大学人类学系和剑桥大学考古学系重视英国物质文化研究，并推动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物质文化转向，1996 年创办《物质文化学刊》杂志，进一步加速了这类新兴方向的研究[7]。从研究发展来看，21 世纪以后物质文化成果开始集中呈现，并进一步深化。2009 年第一批西方集中研究成果《历史学与物质文化》出版，认可超越文本的资源所具有的历史学价值，对于过去时空中日常生活物品的研究转向有积极意义，帮助历史学家对过去形成新的解释；2010 年《物质力量：文化研究、历史学与物质转向》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历史学物质转向的意义给予系统阐释[8]；2015 年全面反映物质文化史研究成果的《书写物质文化史》出版，从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学及博物馆学各角度对物质文化史及其书写问题进行了综合论述，探讨不同学科的贡献、与历史学的关联以及物质文化史的书写范式[9]。物质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向，包括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以及更趋向于开放性的研究，如德国洪堡论坛的相关实践[10]。

研究方法上整体来看，物质文化研究逐渐以历史学为主干，融入多种学科方法的支撑，近年来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加入研究能够更细致地着眼于微观层面和更立体的展示宏观变迁。最早陈寅恪、范景中等学者的社会学个案研究方法，及高居翰、方闻等学者的艺术学等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也逐渐被更多运

用。赴美求学的巫鸿融合文献、图像、考古、风格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用以研究中国古代不同材质、时期、主题的美术作品，跨学科性较强，《重屏：中国绘画的媒材和表现》打破了图像、实物和原境之间的界限，把中国绘画既视为物质产品也看做图画再现。其“全球美术史”的视点反思中国古代美术的重要特点；而同样赴美求学的白谦慎则用个案考察的方法从艺术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书法家傅山[11]。在《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认为清初学者集中精力研究音韵学、金石学和考据学，以重建他们心目中的儒学正统的权威，随后对于书法经典问题还阐发了自己的深刻见解。并将其艺术学学术影响带入浙江大学的学科和博物馆建设中[12]。

3 融合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2020 年全世界博物馆的总数已达到 10.4 万个。61% 的博物馆位于西欧和北美，18% 位于亚太地区，11% 位于东欧，8% 位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仅有 0.8% 位于非洲，0.7% 位于阿拉伯国家。而中国博物馆的数量自 1949 年的 21 家已发展到 2023 年的 6833 家，但基于人口数量的庞大，在 2020 年的统计中每百万人享有博物馆的数量仅为 4 家，不仅这一比例大大低于欧洲等发达国家，同时东西部和南北方存在区域差异。



图 1 部分国家博物馆数量图

融合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在基于“物”的研究-阐释-传播链条中更需要面向“人”的多样化与特色化体验，在强调博物馆的中心枢纽功能的同时，关注观众体验需求。这类需求包括注重阐释的认知体验、享受美好的服务体验、探索娱乐的沉浸体验，还有链接未来的社会体验。而目前中国博物馆中设置的藏品研究、陈列展览、社会教育、开放服务、文化创意、安全保障等功能在内部交叉中存在融合发展的困难现状，在博物馆-高校联动中也存在交叉学科理论实践成果相互转化的明显滞后。

目前这类考古学、艺术学、人类学等的多重影响体现在展览的转化中，强调当代与未来的通感探索。这种通感探索在实践中一方面强调人类五感的体验，融入艺术、舞台、戏剧等方法，另一方面加强科技成果运用，通过大数据统计、数字化体验等方法提升服务质量。如 2017 年广东省博物馆“青花瓷：科技、文化、贸易”从科技、经济不同的视角进行融合阐释，2018 年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中国末代王朝的威势与华美”展览与戏剧家罗伯特威尔逊合作，用戏剧的方式阐述展览，古典和前卫的体验。而 2019 年苏州博物馆“画屏：传统与未来”则将巫鸿的研究转化为展览，是一次融合古老与当代的面向未来的探索。这种面向未来的探索逐渐走向更多跨学科联合阐释，南京市博物总馆“源流：99 件文物里的南京”展览则将交叉学科阐释与媒介传播进行融合。2021 年南京博物院“晶华——矿物之至善至美”从地质角度进行科学和技术的阐释，这种通感探索在体验的基础上加入数字化内容而更加面向未来，2021 年浙江省博物馆“丽人行”展览历经数年实现从线上虚拟展到实体展再到数字体验展的逐步成长。2024 年“问羽——宋代的自然与艺术世界”展览中从鸟类学视角关注画境中的历史现场与鸟类的当代对照，将数字手段运用与学术成果关联。可以看到不仅仅是博物馆，还包括纪念馆、图书馆、档案馆、科技馆等不同类型场馆在各自具有特色的同时又逐渐打破界限，在面向公众的服务和体验中逐渐有所交融，并且沟通联系逐渐密切，形成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生长。比如在旅游贡献度和推动区域增长方面以上海博物馆为代表的诸多场馆近年都进行了实践探索。

表 2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龄构成

年龄	人数(万人)	占比(%)	同比(%)
0-14	25338	17.95	上升 1.35
15-59	89438	63.35	下降 6.79
60 以上	26402	18.7	上升 5.44

博物馆作为连接“物”与“人”的平台，在面向公众、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受众群体的变化，从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一方面可以看到东部地区人口持续增加，而在参观博物馆的性别群体中，江浙沪地区主要场馆中女性观众比例 2023 年已超过 60%；另一方面从全国年龄人口来看，与 2010 年同期相比，14 岁以下青少年和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群体比例上升，而随着生育率的逐年降低，老年人口群体比例将维持上升趋势，博物馆在关注青少年的同时需要更多考虑面向老年群体的公众服务，比如形式设计中各类展览、标识的加大字号使用，较长展线和游览路径中增加休息区域的设置，强化电子设施、智慧服务的老年友好型志愿服务等，而加强对青少年和老年群体的引导可以有效提升博物馆的整体体验和服务水平，比如在前沿探索中将青少年与老年群体服务活动进行适当融合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在北欧国家中通常会给予鼓励性的门票政策。

1905 年张謇先生创建南通博物院时即设立天产、历史、美术、教育四部，且以上海震旦学院院董与江苏教育会会长的身份推动博物馆与教育间的交流，博物馆学在面向未来的趋势下，更要以积极开放的态度进行多种探索。在融合创新发展中一是可以加强跨学科复合型理论研究，积极打通与其他学科的合作研究，在交叉学科的框架下，与其他学科建立联合课题或者实验室项目，通过项目制实现有效跨学科合作；二是需要推动博物馆的相关实践合作，将博物馆实践成果作为高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促进高校与博物馆间理论与实践的转化融合；三是吸引广泛社会群体的参与，通过博物馆机构部门设置的调整优化、社会机构的参与推进理论实践转化等有效途径，从而实现面向未来的博物馆学学科建设，在相关政策支持下，依靠多种力量联合，培养储备新生力量，推动博物馆高质量发展这一可持续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 威廉·钱伯斯. 东方造园论 [M].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2012.

[2] 喜龙仁. 西洋镜: 中国园林 [M].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7.

[3] 罗伯特·贝格利. 罗越与中国青铜器研究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 [4] W. G. 霍斯金斯. 英国景观的形成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5]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5.
- [6] 孙机.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7] 丹尼尔·米勒. 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 [M].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0.
- [8] Karen Harvey, Hist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Taylor & Francis Ltd, 2009.
- [9] Anita Guerrini, The Material Turn in the History of Life Science, Literature Compass, Vol. 13, No. 7, 2016.
- [10] Anne Gerritsen, Giorgio Riello, Writing material culture histor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
- [11] 巫鸿. 重屏: 中国绘画的媒材和表现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白谦慎.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 [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